



土豆当家

刘云



编者按：当人工智能的理性之光投射至文学评论的感性原野，一场跨维度的思想碰撞正在发生。人工智能以代码重构文本分析的路径，用算法解构隐喻的迷雾，在叙事逻辑与情感光谱间架起量化的桥梁。文学批评的疆域由此拓展——从庖丁解牛式的文本细读到海量语料库的关联洞察，从印象主义的审美直觉到计算美学的参数推演，这场相遇是一场认知范式的革新、是技术对人文的叩问；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，它让我们在算法的精确与文学的朦胧之间，找到一种新的对话方式。

定西庄稼把式武仁林在他的抖音赞美定西土豆，一部乱草蓬蓬的胡子抖个不停。我觉得那乱胡子也能长出一窝土豆来，黄土豆，大的比拳头大，小的也得有鸡蛋大。

武仁林口若悬河，只是他的定西普通话是难懂的，需要脑子转几个弯，或者多听上一两遍，才疑似听懂了。武仁林在抖音也说定西花牛苹果、定西不加胶粉条，定西大西瓜，只有说到土豆时，我才觉得他说的分外有激情，好像是说自己家里的大喜事，隔空说出土豆味道来，鼻子眼睛挤成一疙瘩都是土豆的享受，那乱蓬蓬的大胡子土豆小土豆都在成精。

我从春天看武仁林种土豆，春天的天空还寒气压顶，武仁林在他的土豆地里起垄，丢肥，安种，掩垄，土豆垄像大地的被卷一点延伸，几天工夫好几十亩土豆地就成了一个大棋盘，盘面上睡着土豆的棋子，武仁林在黄土下土豆棋，他把黄蓬蓬的土豆地种出绿来种出花来。黄色的土豆花开了夏天就开始了，黄花供奉着西北大地上的蜜蜂，那些日子，我看见武仁林眉宇间也开着土豆的黄花，定西的蜜蜂在他抖音里飞进飞出，他时常站在土豆地里检阅一望无际的土豆，他说，“长得多么好，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”武仁林常常很激动，胡子随半空划圆的手势一起抖动，说农民种下土地就是盼个好收成，有收成才有幸福啊！

整个夏天武仁林的土豆地都是青乎乎一片，我喜欢这生长变化的颜色，那青乎乎的土豆秧蔓变幻的色谱，从浅绿到翠绿，尔后油绿、墨绿、蓝绿、金绿、粉绿，最后是黄绿、褐绿，土豆秧颜色一天天在变，武仁林在土豆地说土豆的黄色也在变，让人分明看到土豆丰收的场景，闻到土豆变身美食的香味。秋天，镜头里土豆变身主角，武仁林被丰收的土豆鼓舞，滔滔话语像黄河壶口瀑布，说完一段自己就很感动，恍惚中自己就是土豆堆最大个头的土豆，一副功成名就的土豆憨态。

武仁林身前身后是一筐一筐的土豆，再远处是还未采挖的土豆地，大个头的在一筐，中个头的在一筐，小个头的在一筐，他闺女喜气洋洋助播，手举写着“大、中、小”三个土豆，经管它们排着队立正稍息，向前看向左向右看，比大比小，这一番热闹中武仁林的土豆就平添出大户人家的喜庆，像是祖孙三代土豆照相，大的是爷爷，中的是爸爸，小的

是儿子。

武仁林教大家怎样吃土豆，大的烤着吃，做拉条子吃，小的蒸着吃，和小米饭小米饭一起蒸着吃，中的嘛也是咋吃都好哩！我第一次刷到武仁林的抖音就信了他的话，下单了十斤中个的，黄色的、粉面的、带甜的，连续吃得荡气回肠。十斤吃完又下一单，第三单下的大个的，我第一次见这么大个头的土豆，印有土豆合作社专用字样的包装箱一箱似乎只能装十来个土豆。

武仁林示范拉条子的做法，从大瓦缸里舀面，“自家种的麦面呵”，武仁林说，加清水和面，使劲揉面，“地要种面要揉，越揉面越好吃”，武仁林刀功一般，切出的土豆丝有小拇指粗，不过与同样粗粗的拉条子拌起一大海碗，调着油辣子，筷子上下左右翻拌，隔着抖音都闻到香，武仁林说，“开吃啦，干完农活，有这样一碗拉条子吃，真是展劲啊！”我觉得武仁林对土豆拉条子情有独钟，抖音里他凡吃饭，差不多都是土豆拉条子，他干完地里的活，进屋手上还搓着土灰，嘴里就大声嚷嚷着，“老婆子啊，拉条子好了吗，饿死人了！”有时他们老两口从地里回屋，女儿在灶前做拉条子，武仁林会换种语气，“闺女啊，满屋都是土豆拉条子香啊！”他拍电影时吃的盒饭也是土豆条子拌面，直吃得热气腾腾，黄土飞扬。

有个朋友在我朋友圈留言，晒他自家种的土豆，他说：“你是不记得咱家乡的土豆了！定西长好土豆，可咱这儿也长好土豆啊！”我立马就想起来，这是我早年在家乡工作时结识的一个乡下朋友，他家住在高山村，家里人多承包地也多，每年要种五六亩地的土豆，是远近有名的种粮大户，全县数一数二戴了绶带和光荣花的庄稼把式。每年春天、夏天、秋天，县上的土记者都要去采访他，他喜欢在大晴天站在自家土豆地里，对着摄像机给全县种庄稼的人讲土豆种法，讲留种选种，讲农家肥混肥，讲低山种土豆每年得换高山种才不得病，讲五斤土豆一斤，讲高山要致富，地里的土豆屋后的树。他家每年要收二三十万斤土豆，用蛇皮袋子装着，房前屋后堆得山码大堆。这些土豆运下山去，大个的进了菜市场，小个的做了山下替换的种芋，有直接换白米的，那些年山上土豆收得多人家白米也多，我朋友家有年换了上万斤白米！一连好多年，我年年冬腊月都会去他家看望他，跟他拉一派

家常，吃他家的土豆饭菜，他家娘子把土豆做出十种吃法来，土豆丝切得一把棉线似的，精美得我不敢下筷子。

朋友的留言，勾起我对家乡土豆的想念，那些年，冬土豆、春土豆，都是山里人家一年生产的大事。成坡架岭的土地在初夏长齐了土豆蔓子，约定几天内开齐了花，那些花，有黄花、有紫花、有白花，什么颜色的土豆开什么颜色的花，那些花，像小伞，像吊着的小金钟，在风中叮叮作响。我眼前全是朋友早年站在自家气派的土豆地里，对着记者的镜头神色飞扬的样子，他说：“山高自有山高的福，好土豆就是高山人的好福！”

武仁林家的土豆开一色儿黄花，那是黄土豆的花，是武仁林一遍遍唠叨的幸福的花。武仁林站在春天的风里，夏天的风里，秋天的风里，总是一遍遍重复地说啊：“今年土豆又种下了，看看土地没有闲下的！”“今年土豆长得喜人，土地不负人啊！”“今年又收下了，这好的土豆让人高兴啊！”“我朋友也站在他那向阳的坡地上，方圆十几亩的缓坡地，那都是大巴山里种土豆的好地块，这些年山里种土豆的少了，我那种土豆的朋友话也少了，他站在土豆地里不大爱说话了，地里的土豆替他在风中说话，感谢他专心年年还让土豆当着家，想想都浑身是劲，得使劲长出一地的金蛋蛋！风吹动土豆秧蔓，翻起层层细浪，涟漪似的漾过坡岭。

多少年中农民武仁林日子过得掉渣，有个电影导演就看中了他的土，土的隐入烟尘，就请他出演了一部电影。他在电影中土得掉渣，他把自己演成一堆黄土，一片黄土，一天一地的黄土。他在黄土中种土豆，用土豆攒钱还债，娶媳妇，建自己的屋。这让他在他定西很有名，演了电影他开心的抖音在定西也有名，他在抖音说定西好啊，总像在自己家的水浇地、桃树李树苹果树、有围墙的院、自家的驴、羊群、小四轮拖拉机、自家能换金子换银子的土豆。武仁林拍完电影就回家专心种自家的地，把土豆种得有滋有味，然后一身黄土烟尘在抖音推荐土豆。我朋友家年年还在种土豆，他家的土豆还是远近有名，附近农家乐、民宿和森林公园，专一推出成套的土豆饭菜，只要是他家种的土豆，城里下乡来玩的人都信得很，说这土豆真好吃，地道。

双重镜像中的农耕叙事

在黄土高原褶皱的沟壑里，在巴山深处的坡地上，刘云的散文《土豆当家》以土豆为经纬，编织出一幅当代农民的生存图景。这并非传统文人对田园牧歌的浅吟低唱，而是以土地血脉为墨，以农民掌纹为笔，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碰撞的裂隙中，书写着关于生命、尊严与传承的深层寓言。当城市霓虹吞噬星辰的夜晚，这篇文字如地窖里贮藏的土豆，悄然萌发着属于土地的智慧。

武仁林与高山故友构成了一组精妙的镜像。定西汉子在抖音镜头前以土得掉渣的姿态，将土豆种植演绎为充满仪式感的生命展演；起垄如执笔书写大地，施肥似为土地加冕，安种若布设天地棋局。他的定西普通话在数字空间里横冲直撞，却在现代传播法则中撞开裂缝，让土地的气息漫溢屏幕。而那位沉默的高山故友，则像逐渐隐入晨雾的农耕剪影，从对着摄像机侃侃而谈的“土豆哲人”，进化为站在风里聆听土豆私语的守夜人。两个时空中的农民形象，恰似硬硬的两面，映照出传统农耕文明在技术革命浪潮中的生存困境与突围可能。

刘云以土豆为棱镜，折射出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多维光谱。当武仁林将不同规格的土豆编成“祖孙三代”的队列，当高山故友家中土豆丝细若棉线却令人不忍下箸，这些场景早已超越作物种植的实用层面，升华为土地伦理的美学建构。土豆垄的色谱变幻不再是简单的物候记录，而成为农民丈量时光的色卡；土地里沉睡的“棋子”不再是静默的块茎，而是农民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。这种叙事策略，使农耕活动摆脱了“面朝黄土”的悲情框架，展现出土地子民特有的诗意栖居。

土地美学的现代转译

在工业文明的语法体系里，刘云重构了属于土地的修辞学。武仁林抖音镜头中“黄土飞扬”的吃相，是对精致主义餐饮文化的温柔反叛；“印有合作社专用字样”的包装袋与“蛇皮袋山码大堆”的并置，暗示着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艰难转型。作者有意模糊纪实与虚构的边界：电影导演选中武仁林的土得掉渣，恰是资本对农耕美学的选择性征用；而高山民推推出的“成套土豆饭菜”，则是消费主义对乡土符号的重新编码。这种充满张力的文本结构，使散文获得了超越地域书写的现代性反思。

土豆在文本中经历着多重身份的嬗变。从果腹的粮食到抖音空间的符号，从电影中的叙事道具到乡村旅游的代名词，这颗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古老作物，在当代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身份裂变。但刘云始终紧抓其本质——当武仁林在镜头前大口嚼土豆拉条子，当高山故友家中飘出土豆的十种香味，食物作为文化基因载体的功能得以凸显。那些粗犷的土豆丝与精致的棉线，共同构成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味觉基因库。

农耕文明的挽歌与新生

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裂缝中，刘云捕捉到农民的焦虑。武仁林在抖音空间的身份分裂——既是本色农民又是网络红人，既是土地之子又是文化符号——折射出当代农民在传统角色与现代身份间的摇摆。高山故友的沉默与土地的“细浪”形成奇妙对话，暗示着失语者与代言者的角色转换。这种身份流动性的书写，打破了“质朴农民”的刻板印象，展现出农耕文明载体在时代剧变中的复杂面相。

散文流淌着对农耕文明衰变的挽歌调性。当机械化生产取代“五斤土豆换一斤米”的原始交换，当短视频算法解构着“站在坡地讲种法”的农耕知识传承，刘云用文字修筑起记忆的堤坝。但挽歌中始终跃动着新生的希望：武仁林儿女助播时的“喜气洋洋”，武仁林坚持使用传统种法的土语，这些细节如同土地裂缝中萌发的新芽，昭示着农耕文明在现代性重构中的可能路径。

在这个万物皆可数据化的时代，《土豆当家》以其粗粝的土地质感，完成了对农耕文明的深情凝视。刘云将土豆作为符号升华为文化符号，在抖音光芒与电影镜头之外，在包装箱二维码与蛇皮袋补丁之间，勾勒出中国农民的精神图谱。当城市中产在阳台种植箱里收获微型土豆时，西北高原的黄土正渗入武仁林的皱纹，巴山深处的细雨仍在滋润故友的老屋。这篇散文最终告诉我们：那些深埋泥土的块茎，既是农业文明的活化石，更是现代人寻找精神原乡的指南针。

(DeepSeek 阅读评论)

泥土里的生命史诗

评刘云散文《土豆当家》

接送大军

王健春

不知何时起，小县城诞生了一支庞大的队伍，远望，颇为壮观，浩浩荡荡，有老有小，行装不一，还挺挺，像接亲、迎亲，又像搬家、赶集，近瞧，原来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们，人称——接送大军。

接送大军除了学生娃娃核心外，主力军主要是爷爷奶奶辈，爸爸妈妈辈游击队都算不上，他们是有时间了接送，忙起来不见人踪。即使出现，也老出错，要么在二年级人堆里找已经上三年级的娃，要么空手而归，孩子反倒在家迎接他。

年轻爸妈接送孩子，利利索索，车送车驮，走路的少，自始至终慌忙脚乱，急急匆匆，像急行军，赶场子，捆下或拉上，转身就走，自己还急着上班或回家现做饭呢。原想年轻妈妈会稍微温柔点，不承想比爸爸凶多了，一个犀利“毒辣”眼神，娃娃就乖乖就范。

爷爷奶奶不同了，过场多得很。一路上和小宝贝说说笑笑，偶尔还打打打，一会儿车，一会儿楼，一会儿背，一会儿抱。过马路了，不厌其烦地重复“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亮了等一等”。更有甚者，还要孙子重复一遍，碰见哪位不遵守交规，严肃告诫孩子绝不能那样，我们可是好孩子。路程稍远的，要么和孩子一起背唐诗三百首，要么给孩子讲童话故事、雷锋故事、英雄故事，千方百计尽其所能，挖空心思现学现卖，总而言之，短小精干的励志故事层出不穷，什么鬼呀神呀，早过时了，晚上哄睡觉不讲，白天更不讲。

到了校园门口，再三叮嘱在家不要乱跑，多少遍的诸如要听老师的话、不准打架、不准买小摊位的零食、下课了要记得上厕所等等。临了，爷爷奶奶们还要给宝宝擦擦背整理整理穿戴，弯下腰还要扯扯那儿拉拉，艰难蹲下检查鞋带，然后才罢手放行。

当然，还有另一种情形，一般发生在开学一段时间后，大概受了老师讲的要小小男子汉之类的影响，原来以有爷爷奶奶接送为荣的孩子们，开始嫌弃爷爷奶奶那种婆婆妈妈了，可上学路上确实不安全，爷爷奶奶坚持送，自己一个人又不敢走，怎么办？小家伙可能在家已经和爷爷奶奶约法三章了，路上再也没有了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孩子小大人似的在前边走，老人在后头跟，距离保持在两米以上，稍越前一步，小家伙扭头一瞪，老人赶紧

减速，后头的爷爷奶奶就像特务，做贼似的，要把好距离。步伐快了，间距就小，间距小就容易暴露；放慢步伐，又怕赶不上，跟丢了，这适距得恰到好处，还真有点难度，但爷爷奶奶都能认真做到。

最有意思的是在校门口，大约有五六米的距离时，小家伙立定，小手在大腿根处悄悄朝后摆，示意老人走开，余光瞥见爷爷奶奶转身了，调整步伐蹦蹦跳跳进校门。小家伙肯定要在同学们面前吹嘘：我今天是一个人上学的，没有让爷爷奶奶送。小家伙哪里知道，爷爷或奶奶转身走两步，即疾步扭身躲在拐角一直瞅着孩子一举一动，直到看不见了才失落离开。有一次，一位奶奶和孙子争吵起来，离学校还有十米，孙子就要奶奶提前走，奶奶不肯，辩解道：“我又不跟你说话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谁知道我送你？”“不行！那天兵兵到我们家玩，没让你，”小家伙不依不饶，大人不走，他不进校门，最后还是奶奶妥协，先转手，那真是一步一回头的。

好多老年人的穿戴实在滑稽，头上戴的是“平利欢迎您”或者“桃花溪”“马盘山”“天书峡”等红、黄、蓝、白广告帽，也有生态环保绿色的。身上穿的则是儿女上高中、初中印有校名的校服，脚上蹬的是年轻人穿过时的旧旅游鞋，背上背的自然是孙儿孙女花花绿绿的小书包，这些爷爷奶奶那种婆婆妈妈的，可上学路上确实不安全，爷爷奶奶坚持送，自己一个人又不敢走，怎么办？小家伙可能在家已经和爷爷奶奶约法三章了，路上再也没有了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孩子小大人似的在前边走，老人在后头跟，距离保持在两米以上，稍越前一步，小家伙扭头一瞪，老人赶紧

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，接送大军行走的路程虽然不长，也谈不上艰险，但因为它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一代接一代，春夏秋冬，风雨无阻，因此比照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”排比句，说接送大军是尊老爱幼的活化石，是大手牵小手的活雕塑，是老一辈关爱下一代的活教材。别说，细琢磨，还真形象。

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，接送大军行走的路程虽然不长，也谈不上艰险，但因为它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一代接一代，春夏秋冬，风雨无阻，因此比照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”排比句，说接送大军是尊老爱幼的活化石，是大手牵小手的活雕塑，是老一辈关爱下一代的活教材。别说，细琢磨，还真形象。



春色宜人

邵向东 摄

江滩公园记

陈静华

穿过移民博物馆下的城门洞，便踏入江滩体育公园。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硕大的汉江石，和旁边的金牛雕塑遥相呼应，汉江在阳光下跃动着粼粼波光，成群的麻鸭、白鹭在水面上游弋觅食。

沿江步道前行，一排整齐的垂柳掩映着宽阔的草坪。嫩绿的草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像是大地演奏的无声乐章。春日里，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洒而下，给草地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。孩子们在草地上嬉笑奔跑，手中的风筝随着他们的欢声笑语，在湛蓝的天空中肆意翱翔。风筝的影子在草地上跳跃，与孩子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一幅充满生机的画面。老人们有的唱歌、吹奏乐器，有的和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有的在抖空竹、练气功……有的悠闲地坐在草坪边的长椅上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或闭目养神，或轻声交谈，享受着这难得的惬意时光。

江水时而平静如镜，倒映着江边的高楼大厦和蓝天白云；时而泛起层层涟漪，那是微风与江水在温柔嬉戏。远处，汉江画舫缓缓驶过，留下一道长长的水纹。岸边的芦苇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它们细长的

身姿随风摆动，像是一群身着素衣的舞者。为这江边的景色增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。对面的汉江大剧院如一艘巨大的帆船，远处的四桥如长虹卧波，芦苇掩映的安康湖早已成了麻鸭等水鸟的栖息地。

清晨的汉江泛着粼粼波光，像一条银色的绸缎，轻轻铺展在安康城的臂弯里。江风裹挟着湿润的水汽扑面而来，带着早春特有的清凉。岸边的垂柳已经抽出了嫩芽，细长的枝条在风中摇曳，像极了少女的发丝。三三两两的晨练者从身边跑过，他们的运动服在晨光中划出鲜艳的弧线。

紫藤架旁，栽种着几十棵高大挺拔的雪松和粗壮的垂柳，这里的草树格外茂盛。早晨的阳光下，阳光透过树枝洒在草丛中斑驳斑驳，小草挂着露珠，翠绿喜人。圆形小广场上，几个打太极、练气功的老人动作舒缓，白色的练功服在绿树掩映下格外醒目。

棕榈树举着大蒲扇，海枣树拖着长长的绿翅膀，南天竹和女贞树散布在公园的每个角落。荷花玉兰和香樟树格外葱郁，撑起浓密的伞盖，新抽的

嫩叶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。灌木丛中，三色堇开得正艳，黄的、红的、紫的，像打翻了的调色盘。几只麻雀在枝头跳跃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仿佛在远处筑式足球场上的少年们加油助威。

公园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四桥下那个笼式足球场。足球场被墨绿色的铁丝网围住，像一座绿色的城堡。场内的少年们穿着各色球衣，在人工草坪上奔跑、追逐。他们的球鞋踩在草坪上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足球撞击铁丝网的声音清脆悦耳。一个身穿红色球衣的少年带球突破，他的动作轻盈得像一只燕子，脚下的足球仿佛粘在了鞋尖上。防守队员紧追不舍，少年的影子在阳光下拉得老长。场边，一位少年指着场内大喊：“传中！快传中！”他的喊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。

阳光透过铁丝网的缝隙洒在场上，将少年们的身影镀上一层金边。足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像一颗流星划过暮色渐浓的天空。场边的香樟树沙沙作响，仿佛在为一场青春的比赛鼓掌。不远处的篮球场上，清晨的阳光斜斜地洒在光滑的场地上，将球员们的身影拉得修长。球鞋与地面摩擦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，篮球撞击篮板的声音清脆悦耳。场边的长椅上，几位老人正专注地观战，不时发出喝彩声。

沿着江边的健身步道继续前行，一群穿着统一服装的广场舞大妈正在排练新节目。她们手中的彩扇随着音乐翻飞，像一群翩翩起舞的蝴蝶。音乐声与江水的潺潺声交织在一起，竟出奇地和谐。不远处，几个孩子正在家长的陪同下玩着波浪板，欢快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。再往东走，儿童游乐场上，孩子们三三两两地骑车、跑步、打乒乓、滑滑梯，荡秋千……一片欢声笑语。

江滩公园的黄昏，别有一番韵味。夕阳的余晖将整个公园染成橙红色，江水也被镀上一层金边，波光粼粼，美不胜收。此时，公园里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人们或是在江边漫步，享受着这浪漫的时刻；或是与家人一起，在草地上铺上野餐垫，分享着美食与欢笑。夕阳将江面染成金色，远处的高楼轮廓渐渐模糊。篮球场上依然热闹非凡，场边的照明灯已经亮起，将球球员们的影子投射得老长。

夜幕降临，公园里的灯光次第亮起。健身步道旁的LED地灯像一串珍珠，蜿蜒着伸向远方。岸边的灯光依次亮起，与远处东坝汉江大桥上的霓虹灯交相辉映，将整个江面装点得如梦似幻。篮球场上的呐喊声、广场舞的音乐声、锣鼓声、孩子们的嬉闹声……共同交织成一首动人的城市交响曲。

站在江边的观景台上，望着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。汉江在夜色中静静流淌，像一条墨色的绸缎，将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宁静完美地缝合在一起。公园就像一颗明珠，镶嵌在这条绸缎的边缘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日与夜，记录着人们的生活与梦想。

江滩体育公园，它是自然与城市的完美融合，也是安康人心灵的栖息地。

